乡愁大理

日暮苍山远

杨国栋

终于到家了。

成都到大理，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走走停停，连续十一个小时的车程，终于看到青黛如屏的苍山和波光粼粼的洱海。那种久违的温馨，像一页轻飘飘的信笺写满沉甸甸的念想。

昨天，还是酷暑难耐，转眼之间，凉意扑来，是那种熟悉得无话可说的家的气息。

我最想看到的是离家一个多月以来，亲手播撒的葵菜有没有长出来，路途中就想象它们会以一种远古的骄傲向我致意，我也一直想亲眼看到在《诗经》里就有的最古老的菜品，是以怎样的一种模样出现在我的院子里。然而，菜畦上老掉的青菜已抽出淡黄的花蕊，芫荽已开出碎白的细花，我仔细地扒开这些熟悉的植物，除了几条灰黑的菜虫，一无所获。风中却弥漫着淡淡的清香，抬头是两棵开满花的桂花树，细碎的花簇满枝头，一树金黄，一树银黄。它们用最隆重的礼节欢迎我的归来。我巡视了一番院子，地上落满了一个月的树叶，布满整个院落，似乎是几个秋天的重叠，厚厚地沉积着，被虫撕咬过的枯黑的梨树叶，发出一股腐败味；梨子已熟，但被鸟啄得百孔千疮，在风中摇摇欲坠。惊慌的刺鼠在树枝间跳跃，转眼翻过墙头就不见踪影。这是每年不断重复上演的过程和结局，我都习以为常。明知没有一颗果实能让自己享受口福，我仍不顾妻子的埋怨，依然想给春天留下一树花开的理由。有这几棵树，院里的小生灵经常光顾，才让人体会到自然界“生”的长久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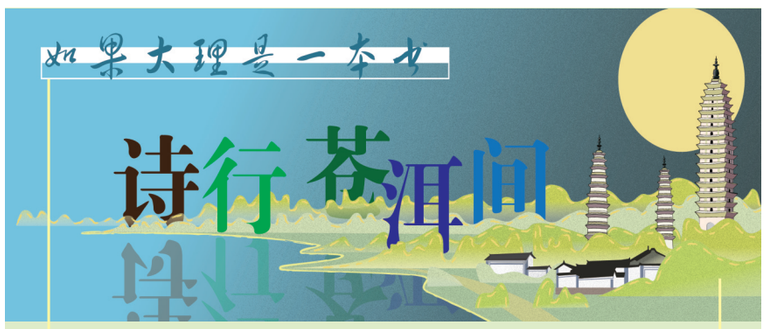
焦黄的玉兰叶落在水缸里，或许是雨季的原因，水面依旧充盈，荷叶亭亭，三两条小鱼仍在叶下追逐嬉戏，微微泛着水波。当我走近时，小鱼倏忽一个回旋，隐藏在石山缝里。紫红的玉兰花正含苞待放，在密密的树叶间羞涩地探出头，我微微向它点头示意。走前种下的黄瓜，花盆里的两棵叶片干枯萎黄，细小干瘦的黄瓜蜷曲着，令人心生怜惜；一棵无意长在菜地旁的黄瓜，青枝绿叶中吊着两个黄里透青的大黄瓜，令人垂涎。最让人意外的是，从鹤庆黄坪带回的几棵凤凰花苗，在经过半年的沉寂后，终于在暑湿交替的九月又焕发出勃勃生机，虽说熬过了家乡一个冬天的寒霜，我仍担心今年的天气，能否让它再次适应，并在家乡落地生根。我曾在空地上撒下过它坚硬的种子，但一年过去，也没能让它萌发。

走前，因匆忙而没有收拾的物品，依然静静地散在原处。一只慵懒的花猫，仍在墙角下打盹。一切迹象，似乎证明你根本就没出过远门，一切似乎都没有变。时钟的指针依然在嗒嗒地走着。我随手翻看的书页，还停留在那里，当我再次捧起时，书里的情节将再次走进我的日常和我相遇。而我在旅途中所带的一本书，在跟随我游历一圈后，也再次回到它的家，一个散发着古董气味的老木柜里。唯一说明我确实离开一段时间的，是厨房里剩下的土豆，已长出细嫩的叶条。我再次望向书架，那个尘封着四十五个少年《给二十年后的自己》书信的纸盒依然在时光里等待，或许只是又添上了一点尘埃。我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那些孩子或清晰或模糊的面容。他们现在又在何方？

微微的阳光透入房间，窗外，是苍青色连绵的苍山，我怀着依恋的心情，多次走入它的胸怀。山脚的这一片土地曾陪伴了我的童年和少年，留下泥土和野果味的山间，是我们孩提时的乐园，尽管那时还不知道村后的这座大山就是苍山的一部分。它给予乡亲们无尽的馈赠，涧水滋养着山脚下的村村寨寨，松林里隐藏着药草的苦和野菌的香，似乎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神秘。野生菌是家乡雨季的诱惑，而今年我错过了这个季节。地里的玉米，稻田连成一片金黄，一直铺到洱海边、村落密布，白墙灰瓦，绿树掩映，多么美的一幅苍洱田园风景画！我看到农家的烟火渐渐升腾，正是晚餐时间。闻着熟悉的味道，听着一句句乡音飘过耳旁，很久不曾有过的心情涌上心头，回家的感觉真好！

我们怀揣梦想，心系远方，向往自由，但不管行程多远，经历了多少世间的繁华和苍凉，读懂了世间的悲欢与清凉，家，仍是心心念念不忘的根。

回望天边，夕阳映红山脊，一群归鸟像一条飘带缓缓北归，渐渐隐入暮色中。



栏目策划 洪长青 王晓云 杨磊

栏图设计 何俊倬

游十九峰深处

木公(明)

深幽远入林，
僻径转难寻。
云漏斜晖影，
山藏古雪阴。
莴萝悬树密，
潭水出溪深。
阗地无人到，
寒猿日自吟。

——《大理历代诗词选》

如果你只是远远看过苍山，此诗只会一读略过。

而若你曾深入过苍山十九峰深处，看见过苍山的另一种面目，那么会在一秒之间感叹，有人替你捕捉到苍山高山深谷间完整的山林意趣，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事情。

诗人木公是明嘉靖年间丽江土知府，经常往来于大理、丽江之间，或许也多次上苍山，其中有那么一两次，也许是到了苍山很深很高的地方，好不容易停下来歇个脚，发现大理古城和洱海、海东都被远远地抛到了身后，诗人身处的世界，只有苍山。

古往今来，很多诗人喜欢写苍山，尤其喜欢写苍山的形貌。苍山的海拔之高，山形之奇，植被之丰，垂直自然分布带之多，尽显雄浑阳刚之美，确乎也值得一书再书，而这首深入苍山的高山密林之中的诗作，展现着整个高山深谷生态系统，带给读者的，则是幽深静美的另一重境界。

我们顺着诗句去想象，若诗人置身苍山十九峰深处，那里大约是海拔3000多米的山林，在那个时代，要攀爬到这个高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大早上山，到这个高度时也已近中午，随行众人一起找了个地方小坐歇息，有那么一个时间，大家都静了下来，整个山林显得十分幽静。然而，这山林是真那么静吗？看来不是。观察精细的诗人似乎立刻有所觉察：原来山林静而不寂。你看，从白云和浓荫的缝隙漏下的阳光，似乎在一寸一寸地移动，山间背阴处犹存的积雪，寒意沉沉，密密的枝条上悬垂的莴萝，正随微风轻轻摇摆；你听，山间小溪一路欢唱，遇到深潭后悄然无声汇入其中，山谷里远远传来一声鸟鸣，越发显得山高谷深……苍山十九峰深处多么生趣盎然！这静与动的对立统一，宁静而又生动，更突出了苍山的幽静。

整首诗没有极力去描绘苍山的巍峨壮丽，也没有堆砌辞藻浮夸抒情，只是以平淡质朴的白描手法，选取了苍山深处最具代表性的景致，已然将苍山深山密林中特有的空灵与清寂体现得十分到位，那种精准的表达，几乎让人对苍山的清凉湿润有着切肤之感。

诗人笔下的苍山，并非处于荒寒秘境的雪山，冷到生机难寻，也并非是普通城外小山，哪怕在晚饭后都可以轻松溜达一圈，诗作将苍山特质描绘得极其生动，那便是既有着雪山风骨，却又与红尘烟火切近。

虽只是短短几句诗，却自有一种久远疏淡的气息，像一幅用笔简约的古代山水画，笔墨丰润，意境高古。如果我们用个3D解码软件，会发现这个画意空间里古雪藏阴，藤蔓婆娑，溪潭幽寂，光影参差，空山啼响，一静一动互为映衬、相得益彰。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也！并且，在这里，画是三维动图，诗是交响乐一般，彼此结晶，凝萃着大理苍山高海拔生态系统的独特气韵。

最妙的是，在诗人写下此诗的几百年后，当我们深入苍山，身处幽深林壑，满满的负氧离子给人如“森林浴”般的清新舒爽，依然与诗人当年所感相差无几。

因此，细读此诗，深感诗美，大理美，苍山美，苍山十九峰深处尤美！

（王晓云）



李桂科的生活极其节俭。在随同他走访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很少在餐馆吃饭。在县城采访时，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在他家吃饭。饭菜是杨芬医生亲自下厨做的，菜品不少，却少油少盐，口味清淡，因为两人都是医生，也因为杨芬医生身体不好，他们的饮食都很健康，却也俭朴。倘若没有我这个客人，他们吃得更少。对于当下的城里人而言，将客人邀请到家里吃饭，那是最高的礼遇。当然，这对于李医生家却不同。我想，到他家喝茶、吃饭、聊天，杨芬医生也会高兴的吧？毕竟有过一段时间，因为李桂科的职业，很多熟人朋友都不敢到他家去，杨芬医生也受了不少委屈。

到山石屏疗养院，李桂科医生亲自下厨给我做饭，有荤有素，口味也偏清淡。青菜和韭菜都是他自己种的，肉是他从县城买来的。想想让年逾六旬的老人给我做饭，心有不忍，但我忙于走访麻风康复者，也就由他。我曾问他，很多媒体记者采访你，从中央级媒体到县级媒体，那么多的记者，你都要安排食宿，都是自己掏钱吗？他笑道，那还能怎么办？在我去之前，中央电视台几名记者在山石屏待了一周，顿顿都是李桂科给他们做饭，且不说吃得好坏，仅这伙食费开销，长年累月接待各级媒体也不是小数目。我本来想请李医生到街上吃几顿，但想想算了，如果到饭馆买着吃，李医生肯定不让我掏钱，岂不是给他增加经济负担？

李桂科医生衣着简朴，大多数时候都是穿着很旧的灰夹克、蓝裤子，穿了几年的旧皮鞋，朴实得就像田里干活的老农。只有在出席“二十大”时，我才在网络上看到他穿了套蓝西装、系了根红领带，很有气场。

李桂科医生直到退休后，才去学了个驾照，买了辆大众“朗行”二手车，主要是方便到山石屏。若是换了我，辛辛苦苦数十年，要买车，就买辆好的，开着也舒适。即便要省钱，也得买辆新的。但李桂科真是节俭，只买二手车，要的是实惠，只要能开就行。他长年驾驶在云雾缭绕的罗坪山间，从安全角度而言，还是有点悬，但他真是太熟悉路况，车在他手里，如行云流水，开得顺畅。他的车，不仅要接送采访记者，有时还要拉麻风历史博物馆使用的材料。原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题写的那块“麻风历史博物馆”的大理石碑，就是用李桂科的车拉进去的。像这种“私车公用”的事他经常干，山石屏的村民到县医院看病，也是他专程开车送出去。山石屏的孩子去外边读书，也是他驾车五十多公里，送到县客运站，直到把娃娃送上大巴，他才返回。

李桂科个人生活极其“抠门”，公益事业却舍得投入，这就是李桂科不同于常人的大境界。他工资不高，妻子多病，儿子才考上公务员，女儿自谋职业，花钱的地方很多。但他舍不得花钱在自家，却舍得把钱花在公益上。山石屏麻风历史博物馆，虽说有中国残疾人基金会的捐助，但经费仍是紧缺。有些投入他也不能从村集体账户中开支，只有他自掏腰包。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在村集体账户上用过半文钱。媒体到山石屏采访，伙食费和交通费，都是他自己掏。他给山石屏村的孩子买的书籍、文具和衣服，没动过村上的钱。山石屏村的村民到县医院看病，常常是他的妻子杨芬医生掏钱开药。如此算下来，几十年来，李桂科花在公益上的钱有多少，恐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我深感惭愧，相比李桂科，我挑吃讲穿，追求物质享受。虽然偶尔也做点小公益，但要让我从生活费中省钱捐助，我还真是做不到。现代社会，太多的人，也难以达到他的思想境界。即便有小点的平等心、欢喜心、清净心对待那些麻风康复者，也是很难的。

李桂科做的虽是小事，却往往是做大事者难以做到的小事。

李桂科极其敬业，务实严谨。在山石屏采访期间，有时夜里我已睡下很久，他还在随身带着的笔记本电脑上做课件，直到凌晨两三点。到北京参加党的二十大回来后，省、州、县、镇乡和各行各业请他去讲课，他都应允，忙得不亦乐乎。有次我问他讲了多少场，他说已经有五十多场，我听了有些吃惊。那时离他开会回来也就月余，如此算来，他平均每天要讲两场左右，还包括周末。这么辛苦，年轻人都扛不住，何况他已六十多岁。

连载96

苍山的白发千年

李静

苍山雪是大理的白发 从未老去
十九座山峰 十八道溪水
雪线以上是永恒
雪线以下是人间
雪的纯度是世上最高的纯度
不染尘埃 不容杂质
哪怕山下已是盛夏
山顶依旧皎洁
七十年来
每个清晨都有新人抬头看雪
每个黄昏都有老人指着雪说
看 苍山上还有积雪
雪的高度是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沉默
它在高处看着坝子里的变迁
看着房子变多了
路变宽了 灯变亮了
雪不说话 它只是白着
用最古老的方式守护着这座城
雪的厚度在冬天达到极致
厚厚的雪覆盖着山茶和杜鹃的根
让它们安然度过严寒
等待来年的绽放
雪融化成溪水 流进洱海
流进农田
流进每一个大理人的生命
七十年的雪水
喂养了七十年的丰收
雪的温度是冷的
但它给予的是温暖
是视觉上的清凉
是心灵上的安宁
苍山雪啊
你是大理最灿烂的纯粹
教我们懂得 有些东西必须坚守
就像你坚守在四千多米的高处
白了千年 还将白下去

剑湖的秋

杨浩宇

像往常一样
透过窗口望着剑湖
金黄满目 让人神往
阳光如剑划过水面
水中的倒影
向两岸扩散开来
走到湖边
才感觉到丰收如此真实
一袋袋稻谷装满
捡食碎屑的鸟儿都满腹归巢
烧红的云朵渐渐变得青灰
收获秋景的我
也在剑湖旁关上了窗

台 灯

李如珍

黑夜是一片汪洋
灯塔照亮
孤岛上用墨迹
赶海的人

翻页的手势
笔下的墨点
墨线勾勒的路
与叹息声 都是潮湿的
而你 这位哨兵
不论风雨
不论季节
坚守在路的前端



荷绽清塘 杨利军 摄